

散文

红荆树

王翠玲

我出生在胜利油田的孤岛,童年的世界是一望无垠的芦苇荡。苇荡丛中,除了高高的井架,还有一丛丛蓬蓬勃勃红色的树。父亲说,那是红荆,长不成树。于是,我常常在荒原上寻找“树”的影子。

孤岛的风一年刮两次,一次刮半年。尤其在冬季,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,无拘无束地恣意狂奔。风挟沙走,沙助风威,“黄龙”腾挪,烟尘滚滚。一团团干枯的芦苇在呼啸声中被连根拔起,跌跌撞撞地四处飘飞……而此时,红荆如同战天斗地的石油人,与风沙展开顽强搏斗。

红荆,是十分有趣的植物,怪柳科,也叫三春柳,属落叶小乔木。老枝红色,叶子像鳞片,夏秋两季开花,花为淡淡的红色,抗旱,防沙耐碱,能在荒凉贫瘠中生存,显得格外神圣。它的根茎很有韧性,细的可以编筐,粗的可以做简单的农具,在炊烟袅袅的年代,干枝还可以当柴烧。

红荆耐旱,在气候恶劣、杳无人迹的荒原上都能生根发芽,且家族逐步壮大。它给泛着碱花的荒原带来一抹绿色。没有脉络清晰的宽大叶片,它的叶子只是一串串勾结相连,弱小而含羞,沿着枝条从根到梢挂着一片片深情的绿意。

工作后,我的岗位是一线采油女工。巡井途中,小路两旁随处可见的红荆有一米多高,开着似锦如霞的粉红色小花,小小的叶片挂在粗糙而富有弹性密集的棕红色枝丫间。当春风吹来的时候,它以自己的一抹绿色给石油人悄然带来春的消息,让沉寂的荒原顿时生色。

五月是红荆开花的旺季,沉寂了一冬的红荆渐次苏醒过来。花朵似米兰花,色呈紫红,有的灰白,有的淡绿,有的粉红……花序稠稠密密,开满黄米大小、粉红色的花蕾,喧嚷嚷嚷,沸沸扬扬。红荆的花绚丽多彩,米粒般大小,一串串一条条梳束成飘逸的穗子,如毛茸茸的“狗尾巴”,飘散着湿润的咸腥味。撷一把于手中,软绵绵地成为一团粉末子,远远望去,像是一簇簇燃烧在荒原上的火焰。

荆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,荆条开花也容易被忽视,但是荆条花蜜却是极好的蜜。

在荒原上成长,在石油队伍中锻炼,我逐渐认识到盐碱滩上的红荆犹如沙漠里的胡杨树,有个性,有血性,犹如石油人不惧严酷环境、不向困难低头,坚韧不拔,顽强与大自然抗争的精神。无论遇到何种困难,都不会气馁、放弃。根紧紧地抓住脚下的土地,枝叶争取着头顶上的每一寸阳光,珍惜大自然赋予的每一滴雨水和晨露,奋力生长,成为荒原上最耀眼的神色。

穿行在油区,看到石油人用刚强的身躯、无畏的勇气、拼搏向上的精神,在这片盐碱滩上建起的这座大油田,人们也会由衷地把石油人与红荆等同。

如今的孤岛,经过几代石油人的奋斗,早已是一派花红柳绿、郁郁芬芳醉万家的景象。这片野趣天成的莽莽香雪海,成为人们亲近自然的新天地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诗歌

风,从耳畔吹过

邵亮

傍晚,我站在塔顶
看见落日的余晖把天际映得绯红
把塔楼映成金色
宛如童话中的城堡
守望中
夜色降临了
风,从耳畔吹过

午夜,我站在塔顶
仰望苍穹
月光如练
星光点点
夜色下
城市中的万家灯火
和塔楼月色交相辉映
在这片戈壁的茫茫夜空里
风,从耳畔吹过

清晨,我站在塔顶
夜色退去的时候,霞光满天
我看见阳光穿过塔楼的缝隙
分散成五彩音符
街道上车水马龙
那是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
(作者来自塔河炼化)



风中的炼塔。

陈文歌 摄

散文

大漠“探路者”

单旭泽 钱程

晨曦中,第一缕曙光投射在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,一台台钻机布局在广袤的顺北油区,开足马力钻向地层深处。这里全年200多天都是风沙天气,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和“生命禁区”。

经纬公司胜利定向井公司定向工程师李生红和他的队友,奋战在这里。

清晨,55岁的李生红沿着45级台阶拾级而上。他登上高高的钻台,神情专注指导着司钻精准控制数千米深处钻头的轨迹。

1990年刚刚接触定向工作时,李生红跟着师傅苦学技术,当时主要是通过人工定向来施工,用的设备是单点照相式仪器。他聪明好学,又肯下功夫,很快掌握了定向井优化设计技术,在定向井施工一线挑起了大梁。

从1999年开始,李生红每年都要前往新疆工区进行技术指导和支

持。2008年除夕,他和定向井技术团队前往中石油新疆哈德4-88井开展施工作业。这口井井况复杂,属于典型的薄油层,油层厚度只有0.8米。要想让钻头在地下数千米深处“畅游”,顺利中靶和穿越有效储层,是薄油层井施工面临的最大困难。李生红运用工程软件,跨专

业研究地质建模,分层对比找油,顺利完成了施工任务。

2021年1月,李生红刚返回东营老家倒休不久,就接到重点探井顺北42X井的定向施工任务。他立即整理行装,从3000公里外的东营飞回新疆。当天20时,李生红乘坐一辆皮卡从库尔勒基地出发,一路上经过300公里的沙漠公路和200公里的“搓板路”。他边帮司机观察路况,边与现场井队联系施工进度。

长年在沙漠里施工,他要记住每一次转向,每一次拐弯。

次日6时到井队后,李生红才发现放在皮卡后面的生活物品行李箱不见了。回想了一下,估计是在“搓板路”上颠掉了。

“李哥,要不你先返回去找找?”队友看着两手空空的李生红,有些心疼。

李生红低头看看身上,好在棉工衣和工鞋还在。施工时间紧迫,他摆摆手说道:“个人的生活困难我能克服,不能耽误施工。”说完,戴上安全帽,转身进了井场。

在顺北沙漠里,风是这里的主宰,把能动的都吹成沙,把不能动的都刻成画。在数月的施工中,李生红和队员们,与高耸的钻塔一起,常常被大漠的风素描成为一幅“红衣石油人”的沙画。

寒风刺骨,风吹在脸上像小刀

(一)

“小伙子,身板有点弱呀,加强锻炼,好好干。”简短的拜师过后,师傅杨炳书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,操着浓浓的江苏口音,给我加油打气,也给我传递了压力。

第二天,我就跟着师傅去维修公司唯一还在服役的东方红拖拉机。拉杆轴瓦清理效果、机油滤芯的安装扭矩,师傅反复确认后才示意我进入下一道工序。他对工作严谨、精细的态度,深深影响了我之后的工作和生活。

师傅在工作上的认真劲儿,常常让我感觉过于苛刻;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我看来又过于呆板,甚至有点不近人情。但时间久了,我终于明白,数据上丝毫不差、态度上认真严谨、工作上追求完美,是他们那个年代石油工人的共性。

在工作上,师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我画图纸、讲原理,陪我练实操,直到我彻底明白。“饭间小课堂”是我最喜爱的师徒时光,节温器的工作原理、盘刹油缸的排气方法,都是茶余饭后的收获。知识在潜移默化中转化为实践,又在实践中不断加深理解。半年后,我的进步和成长得到了认可,在表彰会上,一向严肃的师傅笑得最开心。

师傅也很关心我的生活。他反对我业余时间打游戏,说玩物丧志;反对我熬夜看电影,理由是熬夜对身体不好,第二天工作没有精力。

虽然严厉,师傅却是一位热心肠。他让师母在老家为我物色对象;外出时给我带最喜欢的糟鱼罐头;还用胶水耐心地给我粘好折断的眼镜腿……

(二)

两年后,东北工区市场得到进一步拓展,我调至新钻井队独立顶岗。那年冬天,施工所在的腰英台区块格外寒冷,最

低温度零下36摄氏度。我跟着队伍打前站,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。巧的是,师傅所在的钻井队也在4公里外的雪海里施工。

太阳落山,野外的温度更低,冷风使劲往身体里钻。手脚被冻得开始哆嗦、发麻,只能哈一哈热气来缓解手指的僵硬。为了赶上第二天早上提升井架,我必须加班完成钻机控制管线的连接。营房都在老井场,喝口热水和取暖都成了奢望。

我趴在钻机下的横梁上正在清理气路接头的冰碴,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。抬头一看,是师傅打着手电来了。

“师傅,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?”

“我下午在路上看到钻机进来了,按照安装速度,你今天晚上肯定要加班。”我们施工的节奏和师傅的猜测不谋而合。

“来,把这件羽绒内胆套上,保温壶里有热姜汤。”

师傅扒拉干净木板上的积雪,右手托着壶底轻轻放下,再次示意我下来。裹上羽绒服,手捧师傅带来的姜汤,暖意随着姜汤一直流到心窝里。我还沉浸在这份感动里,师傅已经到我干活儿的位置帮我辨认接头编号。

在师傅的帮助下,我提前一个小时完成了任务。此时,风更大了,我和同事等值班车返回老井场。师傅却谢绝了坐便车归队的建议,说那样来回绕路耽误时间。披上羊皮大衣,循着手电光,伴随着被踩得吱吱作响的积雪声,师傅一摇一晃消失在越来越密的飞雪中。

回到宿舍,我舍不得脱下师傅的羽绒服。那股暖意让我回想起母亲和家乡,回想起母亲起来给我盖上棉被的寒夜,泪水渐渐湿透了眼眶。



师徒二人在井场检修设备。

褚艳芸 摄

(三)

随着市场的不断优化和开发,我和师傅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远,但师傅的指点 and 帮助却从未离开过我。不论饭点还是深夜,每当我遇到难题时,一个求助短信发过去,很快就会收到师傅的回复。远程指导,视频解答,总能解我的燃眉之急。碰到棘手的难题,师傅还会驱车百多公里赶到,干脆来个现场教学。

随着个人能力的不断提升,我和同事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。2014年9月,在辽河油田的双台子区块,我们打破设备安装最短时间纪录;2017年5月,在大牛地气田,我们打破J50钻机大修最短时间纪录;2019年11月,在沙特马尼法油田,我们创造了中国石化在沙特钻机设备配套最短时间纪录。十年来,在师傅的照顾下,我所负责的钻井装备一直保持设备误工率为零的好成绩,并先后在吉林、陕北、内蒙古和沙特等市场创造施工纪录19项。

这就是我的师傅,寒夜为我添衣的师傅。我也正在努力成为他这样的人,传递这份温暖和感动,传承这份素养和敬业。

(作者来自华北石油工程)



高峰的脊梁 王军旗

胡杨黄了

江杰

每年这个时候,天气寒凉,人穿上秋裤,设备也开始裹保暖层,胡杨便开始由青转黄。用不了几天,塔里木河两岸贮满了一年阳光的胡杨叶片,经风霜不断地摩挲擦拭,变得金光闪烁。茫茫戈壁到处流金溢彩,成为金色的海洋。

而那些穿行于密林间的作业车、运油车,就像海上穿梭的舟楫,在金色的波浪上时隐时现。在抽油机前、在管线旁、在高高的井架旁作业的石油人,身着红工装,像点点渔火,在塔河油田这片“海域”里忙碌着、收获着。此时正是夺油上产的旺季。

走进胡杨林,四五人合抱的胡杨树撑起巨型金色伞盖,络绎于道,相望不绝,让人联想到童话里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。

胡杨林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,水边的胡杨不仅茂盛,而且叶子的色彩更深更浓。最美的是半湖的胡杨倒影,随着微微柔波轻轻抖动,偶尔会有一两只水鸟划破宁静的湖面,拖起一条金色的缎带,缓缓向远方蔓延。

最近几年,我特别喜欢那些跋涉在沙漠边缘甚至已进入沙漠深处的胡杨。脚下万顷黄沙,眼前万里空阔,四五棵在前,三两棵在后,错落有致,疏朗醒目。即使是最寻常的黄

色,也会被周遭的荒凉和单调衬托得鲜艳和浓烈。走过四季,它们绽放得更加恣意,在孤独和寂寞里努力生长。

西北油田成立时,戈壁上本无地名。因为那些孤独勇敢的胡杨,这里便有了三棵树、两棵树的地名。从TP-1计转站走上碎石路,遇上第一个三岔口,路边有三棵品字形矗立的胡杨树,往左就是搓衣板似的井间小路,路边有TP196、TP105等一连串油气井掩映在芦苇丛中,直走穿过胡杨林就是TP-7计转站。而两棵树,则是采油一厂往采油二厂去的最近便道。这个秋天,三棵树像金色的航标灯,给石油人指明方向。而两棵树,也会像两名身披金甲的武士,在偏僻幽静的小路上,为石油人守候。

亘古戈壁、千年胡杨,因为石油人的到来,便有了陪伴者和欣赏者。大漠里的石油人,也因胡杨,让石油岁月多了色彩、情感和向往。在西北油田,很多班组的文化墙内容总爱和胡杨扯上关系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风物养育一种精神。大漠石油人的吃苦耐劳、坚韧顽强与胡杨在品质上有着相似之处。

深秋时节,胡杨黄了,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从四面八方赶来,镜头里黄色的胡杨和红色的工装,通过网络,在这个深秋惊艳世界。

(作者来自西北油田)